

当代
争鸣
小说丛书

都市的诱惑

● DU SHI DE YOU HUO

● 主编 贲 舍 ●

● 青岛出版社



●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袁 舍

都市的诱惑

●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画 陈全胜
封面设计 向 奇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都市的诱惑

贲 舍 主编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4.125 印张 2 插页 352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194-5/I·175

定价:16.60 元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贵 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文艺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它的成败得失，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情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爱好与趣味，因此，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互相启发与探讨，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创新，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显然，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充分说理、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

100162/33 04

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我们编选了这套《当代争鸣小说丛书》,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便于互相比照,触发思考,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更有兴味,更有情趣,更有益处。

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2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贲 舍
蝉 蜕	王梓夫(1)
对男女情爱的新写法	王世德(30)
爱情、阴谋与背叛	周 易(33)
梦有千千	张 颖(37)
一方风情漫品尝	丘超祥(73)
踏着时代的脚步走来	马宝珠(76)
都市的诱惑	宋其蕤(80)
生活,不仅仅是庸碌	阎那生(103)
庸碌人生:有意味的“诱惑”	李文河(106)
红高粱	莫 言(109)
随意性与独创性	封秋昌(181)
在美丑之间	蔡 毅(185)
祭奠的也应该是能复活的	冯立三(191)

对面.....	铁 凝(196)
倾斜的性爱哲学.....	刘荣林(234)
小说内涵的多向度空间.....	蔚 蓝(238)
二姑随后就到.....	莫 言(242)
后现代主义的沉入与实验.....	刘恒志(287)
一种令人不安的思想倾向.....	陈永棣(293)
醉 鼓.....	关仁山(297)
生存的困顿.....	杨立元(318)
鼓声,在海天间呼唤	徐国强(321)
即将死亡.....	王勇刚(325)
矫情的不成熟的文本.....	蔚 蓝(382)
“我”是谁?	杨 建(386)
帮 套.....	厉春蛟(390)
我看《帮套》.....	成善一(399)
命意不高 取舍不当.....	李 余(401)
与其同在.....	储福金(404)
写在四部小说的边上(节选).....	雷 达(443)
背离生活真实的虚幻梦境.....	启 森(444)

蝉 蜕

王梓夫

—

临上床的时候,姜平照例要洗澡。厕所里边安了个神州热水器,诚如电视里所说:只需轻轻一摁。鲍佳芹的才干不仅表现在领导岗位上,她把家治理整顿得挺舒适。如果不是个想入非非并野心勃勃的丈夫,他应该知足了。

可惜姜平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层一层地脱着衣服,每脱一层就有一种轻松之感。脱光了,便觉得彻底解脱了。

莲蓬头里喷出的热水浇在他那赤裸的肌肤上,很畅快。他想叫,想跳,耸了耸肩,还是忍住了。他不急忙打肥皂,任温烫的水沐浴着他的全身,有如尽情享受女人那温柔且充满激情的抚摸,一种异常的亢奋在他的血管里奔涌着。

他喜欢水,喜欢水便喜欢裸体。他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沟里长大的,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水和裸体的故事。水孕育了生命,生命是赤裸的,有了灵魂之后才有了躯体的包装……他又想入非

非了。

鲍佳芹推开了门，他那湿淋淋的裸体便整个呈现在她面前，只是缭绕着一层水雾。

她递给他一个彩色塑料罐，沉甸甸的：“用这个。”

他茫然地接过来。

她坦率却并不淫秽地指了指他的身子中间：“把那儿好好洗一洗。”

然后，关上的门又把他与她隔开了。没看见她的表情，她的表情越来越难以琢磨了。

他钻出水幕，借着昏黄的灯光看了看塑料罐上的文字：龙凤宝液，预防各类性病，能在短时间内杀死爱滋病毒……亏她想得出来。一种说不清的恼怒从他心底升腾起来，他把那宝贝扔进装便纸的网筐里……

尽管姜平是例行公事般地应付着这位名副其实的领导者，鲍佳芹还是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每天厮守在一起，她并不怎么想。在他出国的半个月期间，她却每天都在渴望着，很浪。姜平平躺在床上，周身疲软得像抽去了筋骨，抬不起眼皮，想睡。而鲍佳芹却兴犹未尽，并有足够的精力跟他秋后算帐。

“你没用吧？对不对？”

“你以为出了趟国，就能把爱滋病带回来？我还没那么下贱。”

“我不是说你一定跟外国娘儿们睡了。你住在饭店里，不盖他们的被子吗？不用他们的浴缸吗？小心不为过嘛，对不对？”

自从鲍佳芹当上了区妇联主任以后，说话便总爱用反问句，并且总爱说对不对？姜平最讨厌她这种装腔作势了。她那个横竖都是嘴，对不对都让她说了。

“你是几点下的飞机？”鲍佳芹又换了话题。

“六点。”姜平漫不经心地应付着。

“废话！六点钟你都到家了，对不对？”

“那就是五点。”

“五点二十，对不对？”

“也许是吧。”

“公司真的没有人去接你吗？太不像话了！明天我就去找赵钳这个王八蛋。不管怎么说，你是代表公司出去的，总经理到机场去迎接，是最基本的礼节。是懂，还是装孙子？他眼里也太没人了，对不对？”

“是我没打电话通知人家。”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懒得应付那一套繁文缛节。”

“不对吧？肯定是那个小妖精到机场接你去了，对不对？”

“不对！你调查去好了。”

“我到哪儿去调查？这是死无对证的事。”

“你不是已经调查过了吗？”

“我调查什么了？”

“在我洗澡的时候，你查看了机票，还给机场打了电话。不然，你怎么会那么准确地知道飞机降落的时间？”

电话铃响了，两个人同时被吓了一跳。电话就在卧室门口的三角架上，鲍佳芹噌地从床上爬起来，抢着去接。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把睡衣穿好了。

“肯定是那个小妖精。听到是我接电话，咔嚓就把电话撂了。没人操的浪×！”

姜平想笑。一个堂堂的区妇联主任，提起自己的情敌来，还一口一个小妖精，还像村妇一样地骂脏话。当她穿戴整齐、人模狗样地在台上给同胞们作报告的时候，有谁会相信她还有这么一副嘴脸呢？

电话铃又响了。

鲍佳芹怒冲冲地奔过去，抄起电话，却语调温和地说：“告诉

我，你是谁？你要找姜平吗？别有那么多顾忌，我们家没有个人秘密，不必这么鬼鬼祟祟的，对不对？……噢，爸爸呀！我没说谁……是，是……”

放下电话，鲍佳芹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她狼狈不堪地把自己扔在床上，说：“我爸爸明天让你找他一趟。”

姜平感到一阵少有的快意。他闭上眼睛，很快便睡觉了。

二

在去见鲍子芥之前，姜平的脑畔总被一件童年的往事缠绕着，挥之不去。

每到夏天，山沟旁的树干上，总留下许多半透明的蝉蜕。他和棉棉把这些蝉蜕采集下来，卖给药材收购站，再用所得的钱去买书、买笔、买橡皮。可是他和棉棉怎么也不明白，那振翅高飞、长鸣不息的蝉是怎么从那硬壳壳里蜕出来的呢？那天夜里，他和棉棉提着麻油灯，下决心要解开这个谜。他们依偎在河边的大柳树下，一边用体温互相取着暖，一边耐心地等待着。直等到后半夜，才见一只只的蝉从洞里钻出来，拖着硕大而笨重的身躯，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顺着树干爬上去……

第一次来鲍子芥家，他就是像蝉一样，拖着硕大而笨重的身躯，一步一步向上爬着，不是爬树干，而是爬楼梯。

平生第一次穿皮鞋，这是棉棉用参加工作第一个月所得的全部工资给他买的。坚硬的鞋后跟敲击着水泥楼梯，那响声让他心惊肉跳。想逃，又逃不脱。

鲍子芥是W市经委主任，德高望重，又威严无比。经委机关里没有谁不怕他，背后都叫他“镇物”。姜平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市经委工作，半年多了，几乎都没有跟鲍子芥单独说过话。有时在楼道里碰上，姜平喊一声鲍主任，都脸红心跳。他真不明白，自己在鲍子

芥面前，为什么如此卑微怯懦。是有什么短处被他抓到了，还是被他的职务与威严震慑了？

没想到鲍子芥却主动地找他来了，请他下班以后到他家里去一趟。

来开门的是个姑娘，稍微有点儿胖，也可以称之为丰满。皮肉很白皙，眉眼间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天真。谈不上漂亮，却并不让人讨厌。姑娘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看得他有点儿发毛。

“这儿……是鲍主任家吧？”他听出了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是姜平吧？我是鲍佳芹，我爸正等着你呢。”

鲍子芥穿着衬衣便裤，脚下踩着一双软底拖鞋。见了姜平，笑眯眯地向他伸出手来。

饭菜都准备好了，忙碌于餐桌与厨房之间的是一位穿着围裙的小保姆。

鲍子芥伸出右手，将姜平往首席上让。仅仅从这个习惯动作上，就能看出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鲍子芥的影子。而这个神圣的影子马上又被鲍佳芹撕得粉碎：“哎呀，人家姜平刚进门，就把人家往餐桌上让，也不让人家喘口气。”

鲍子芥又立刻扭过身来把姜平往沙发上让：“那好，先坐下喝杯茶。红红，给客人泡茶。”

鲍佳芹又立刻把他的命令否了：“红红，你甭管了，我来吧。姜平，喝咖啡好吧？”

姜平发现，鲍子芥在女儿面前，半点儿威严也没有，完全是一个慈祥、软弱，甚至毫无主见的长者。这时候姜平才懂得，人原来是长着两副面孔的。

进餐的时候，鲍佳芹依然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照顾着姜平：“姜平，你吃菜呀，愣着干什么？姜平，把这杯酒干了，我陪你干，怕什么？不就是点儿小辣水吗？”

鲍佳芹一口一个姜平地叫着，似乎他们是早已熟悉的老同学、

老朋友、老恋人，今天特意带到家来见她爸爸的。

被冷落在一边的鲍子芥，一点儿也不气恼，依然是笑眯眯地有滋有味地喝着酒。

“姜平，你别紧张。到我们家你别客气，又没有外人。来，擦擦汗。”鲍佳芹说着，把自己那叠得方方正正的洒着香水的小手帕塞给姜平。

姜平更加不知所措。

终于，鲍子芥笑眯眯地向女儿提出了批评：“佳芹，你怎么能对小姜同志直呼其名呢？你应该叫老师。”

鲍佳芹不服气：“他才比我大几岁呀？”

“老师不论大小，大多少都是老师，是老师就应该尊重。”

“我觉得叫名字更亲切，对吧姜平？”

姜平忙说：“对对，还是叫名字好。再说我也不是什么老师。”

鲍子芥说：“小姜呀，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让佳芹拜你为师的。”

姜平困惑地看着鲍子芥。

鲍子芥解释说：“佳芹在竹边区委工作，眼下看重文凭，正巧市委党校办个经济管理大专班，她想考。你不正是经济管理系毕业的吗？想请你给她补补课。”

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鲍子芥请他来的真实用意。可是他哪里知道，这还不是鲍子芥的全部用意。

补课便从那天饭后开始。鲍佳芹把他让入了自己的闺房，并且理直气壮地关上了房门。

他坐在鲍佳芹的梳妆台兼写字台前，鲍佳芹拽过一个小圆凳紧挨在他身边坐下。鲍佳芹那丰满的躯体散发着热腾腾的气息，把他蒸烤得心里像长满了杂草。他努力镇定着自己，聚拢精神为鲍佳芹讲着课。有时候，鲍佳芹站在他的身后，把圆滚滚的玉臂架在他的肩头上，看着他为她演算着习题。从她那鲜嫩潮润的嘴唇里吹出的气息烧灼着他的耳根，他感到心灵震颤，浑身燥热。

认识了鲍佳芹并且成了她的家庭教师之后，姜平觉得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这片天地很寥廓、很深广，在前边那举目可见的地平线上，耸立着一座辉煌的殿堂。而抵达殿堂的道路，又是笔直且平坦的。站在这片天地上，再回首看他与棉棉那个小山沟，瘦骨嶙峋的山，青筋暴突的路，像一个可怜亦可笑的弃儿。

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他都要到鲍子芥家里来。当他再在那楼梯上攀登的时候，便不再感到艰辛和恐慌。尽管他依然穿着棉棉为他买的三接头的皮鞋，而鞋后跟敲击水泥楼梯的声响给予他的却是信心和鼓舞。他不再怕鲍子芥这位冷面威严的“镇物”。就是在机关里，他也敢大大方方地推开办公室的门，脸不红心不跳地向鲍子芥请示或汇报工作。这使他在同行中间大长“行市”，没有人敢再鄙视他。他甚至感觉到不时的有人在向他露出卑贱和阿谀的笑。他觉得自己长高了，长大了，高大得膨胀起来。

棉棉还来找他。跟棉棉在一起的时候，他便觉得自己寒酸委琐。他没有可口可乐或冰镇咖啡招待棉棉，棉棉也不能把他带入一个散发着温馨与幻想的粉红色的房间里。他总是记不清棉棉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她是生气了，还是对自己的变化一无所察？

终于有一天，他到了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鲍佳芹拿到了市委党校的录取通知书，给他打来电话，并且感谢他。

他是捧着一束鲜花敲开鲍家的门的。鲍子芥不在家，那个围着围裙的红红也不在。鲍佳芹穿着一件宽松的蝉翼般透明的太阳裙，那丰腴浑圆的躯体隐约可见。

她接过鲜花，把它放在梳妆台上。她站在他面前，离得很近；紧闭着那鲜嫩潮湿的嘴唇，一句话也不说；两只大眼睛泪汪汪的，燃烧着灼人的火焰。

他读懂了姑娘这神圣的表情。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疯狂地

吻着她。尔后，又以同样的疯狂把她扔在那张粉红色的床上……他看到那只蝉艰难地爬到树干顶端，把纤细的脚深深地插入树皮里。然后，蠕动着那硕大而笨重的身子，拼尽全力想从那坚硬的外壳中挣脱出来……

三

天时公司的大楼在江北一带是最高的建筑。除了高，便没有什么其它的特色，因之也显得平平。

天时公司是市经委创办的。总经理赵钳原是市经委办公室主任，与市经委主任鲍子芥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赵钳是鲍子芥的“铁杆保皇派”。鲍子芥官复原职之后，便把赵钳从干校要回来，并委以重任。创办天时公司时，鲍子芥又把赵钳派去任总经理，而姜平则是以经济师的名义派往天时公司任经营处处长并参加董事会的。

天时公司的董事长是由鲍子芥兼任的。治理整顿的时候，上级要求天时公司与市经委脱钩。钩脱了，鲍子芥那董事长的头衔却没有脱。有两名副系在天时公司担任要职，鲍子芥觉得可以运筹帷幄之中高枕无忧了。

然而，鲍子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随着天时公司与市经委的脱钩，赵钳的独裁和野心便逐渐膨胀起来。首先失控的就是赵钳，其次是姜平，这使鲍子芥伤心得流泪，又气愤得骂娘。天时公司需要一套铝材成型设备，赵钳要从美国进口，鲍子芥不同意，要求他们用国产的。对于鲍子芥的指示，赵钳非但不服从，还胆大地公开对抗。束手无策的鲍子芥只得召开董事会，举手表决。董事会七个人，两个人支持鲍子芥，两个人支持赵钳。这样，姜平就握住了举足轻重的一票。

尽管事先鲍子芥跟姜平打了招呼，姜平还是投了赵钳的赞成

票，气得鲍子芥心脏病复发。

姜平在关键的时候支持了赵锞，赵锞却也不亏待姜平，让他率领着一个考察组去美国考察。

姜平登上了天时公司的大楼，一边朝总经理办公室走去，一边想着该怎样向赵锞解释自己的不告而归。

奇怪的是，对他的归来并没有人感到惊奇。朱莎莎见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总经理正等着你呢。”

见到赵锞，赵锞却歉疚地说：“真操蛋，昨天也没能到机场去接你。”这更让姜平莫名其妙。

在姜平的印象里，赵锞始终是个粗人。他长得五大三粗，圆头圆脑，不讲究仪表穿戴。他喜欢喝酒，喜欢啃猪蹄，喜欢用大烟斗抽叶子烟，还喜欢开很粗俗的玩笑，就是在开董事会讨论正事的时候，也常说些少油没盐的谈话。过去在市经委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门有名的大炮，有口无心。

姜平坐在赵锞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心开始跳起来。让他最犯愁的，是他将如何向董事会或者向总经理汇报他们的考察结果。没想到，赵锞根本就不提这件事。

“怎么样？白絮的经济担保办好了？”

姜平完全呆愣住了，干张着嘴，傻子似地看着赵锞，半天才“啊啊”了两声。

“约翰逊这小子还够朋友吧？”

姜平依然茫然且尴尬地“啊啊”了两声。

“你小子艳福不浅啊！”

姜平完全坠入了五里雾中。他怎么知道约翰逊给白絮办了出国经济担保呢？他怎么知道白絮这个人呢？他怎么知道白絮跟他的关系呢？想到这些，他后背脊梁上冒出了一股寒气，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再看看对面的赵锞，依然是没模没样地坐在沙发上，一副大大咧咧、有口无心的样子。

“你今天没事吧？海洋公司的孙总经理请咱们去品尝他的生猛海鲜，让每人带个妞儿去。我带着朱莎莎，你带着你那个白絮。”

姜平慌忙谢绝：“不，不，我还有事。”

“有什么屁事？一块儿去开开心。”

“赵总，我什么时候汇报呀？”

“汇报什么？”

“关于那套设备的考察情况……”

“这个呀，我跟约翰逊早就敲定了，你还汇报什么？”

“那你还让我去美国考察什么？”

“你真是个书呆子！我这是给你找个机会，让你去美国开开洋荤。咱这当哥哥的对得起你这个小老弟吧？”

姜平若有所悟，但还是鼓起勇气说：“我看，约翰逊那套设备咱不能要。”

“为什么？”

“那是美国八十年代初期的产品，淘汰货。”

“人家八十年代的产品，也比咱的国货强。”

“价钱也比市场上高出三分之一。”

“不可能！你这不定是听谁瞎挑拨呢！”

“这件事，我建议咱在董事会上再议一议。”

“什么？你也要求召开董事会？”

赵钳坐起身来，伸过那张油汪汪的大脸盘子，像不认识似地看着姜平。

姜平这才发现，赵钳其实一点儿也不粗。

四

姜平还没有离开总经理办公室，腰间的“螭螭”便叫起来。不用看他也知道是白絮在呼他。